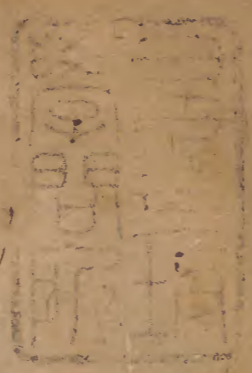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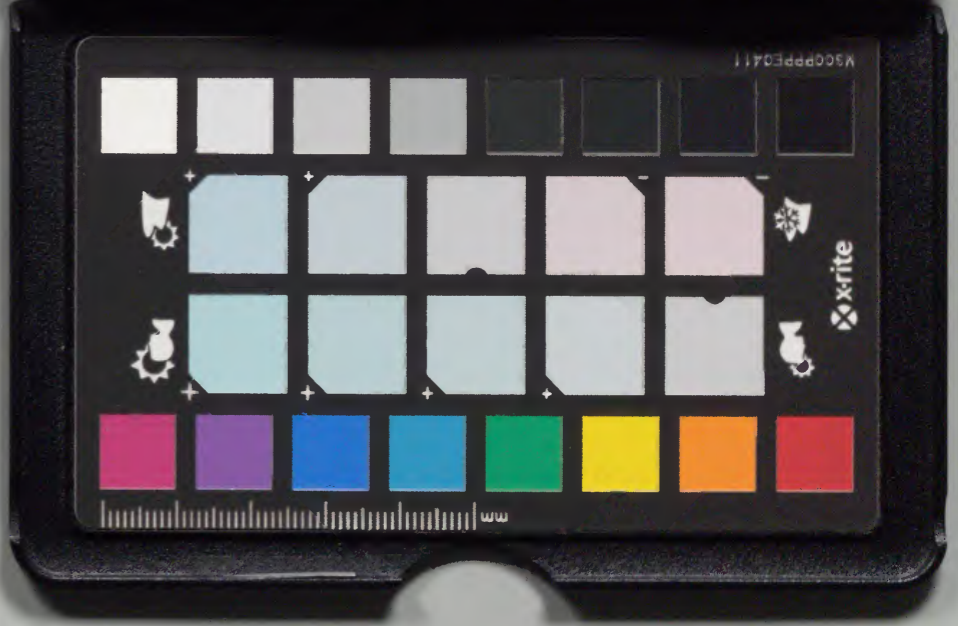
弘道錄

十八之



庫	文	閣	内
九	四	八	漢
函	一	三	書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48	
冊數	12 ( 10 )		
函號	299	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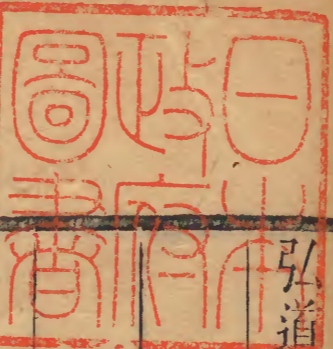


弘道錄卷之十八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四世孫遠平補案

淺草文庫



夫婦之智

家語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  
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適是無子也乃求昏於顏氏顏氏有  
三女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卿士然先聖  
之裔也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  
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  
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妻之





弘道金  
錄曰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豈惟謬哉其誕也甚矣夫論語而外家語亦可徵信何爲狎侮若是哉徵在之賢聖自任上古未之聞也乃謂之野合而生至云疑其父墓處母諱之豈理也哉或曰遷之時家語未出然則鄭氏之作通志家語出矣雖知正遷之失而未能及徵在之事則猶夫故也

按孔子世家曰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夫聖父求昏於顏氏聖母禱祀於尼山夫豈事同鄭衛而敢云野合乎哉師古注曰紇老徵少故爾云然然此第年齒相差何致譌謬乃爾又曰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母死乃殯于五父之衢聊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合葬于防夫聖人人倫之至豈終母世不尋求父墓所在至母殯而猶不知乎且殯之衢路與死於道路者何異而謂聖人爲之乎矧聊曼父之母其於孔氏何親顧乃知之真而孔子遂信之確竟遽然合葬乎孔子不詢之母在之日迨母亡而僥倖於旁人之口此本檀弓妄說而遷故撫拾之難免侮聖之譏矣世傳家語一書乃王肅私定以難鄭玄而非朱子所憾不見之古文家語然於孔顏之聖配可謂歷歷有徵非私臆附會者也

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引通鑑 卷之十八 三  
錄曰愚觀孔門女女何惓惓於縲紲刑戮乎蓋婦道從人者也其吉凶榮辱終身以之所仰望於良人至切故惟願執手偕老而深懼中道有乖雖聖人不得不爲之動慮也以是爲謂魯猶有殺妻求將者有戲婦受金者孰謂二子之事不可爲後世法哉

列女傳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何與惠曰滔滔之民將陷於害吾安能已乎惠旣死門人將誄之妻曰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强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諡宜爲惠門人從之莫能竄一字

按柳下蒙恥救民卽指不卑不浼而言當民生顛連時俾得少減一分卽受一分之賜譬如出陷溺而暴赤日雖不免酷烈然已幸脫死所矣然而爲此者亦極難耳何也置身艱難險阻中旁觀者旣秦越相視同舟者以推諉爲能於此而積不和協焉則必觸迂乖張祇可束手待斃將使民患何由除公事何由濟邪惠惟志在救民故袒裸之慢不較阨窮之苦無辭卽士師之體弗存爾我之形皆化一意委蛇宛轉悲天憫人務期於事有成於民有裨何恤乎



志之降身之辱哉舉世但識其與人之不恭而未鑒其用心之况瘁非推求而得其所以然且以其和爲可易及者矣又按展禽爲魯公族而食邑則在柳下蓋顏觸有去柳下季壘而樵採不赦之語莊子有居柳下而施德惠之文究之其名不知所起其地不知何處古人多葬於食邑壘之所在卽其邑當界乎齊南魯北接壤之交庶幾近之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往弔其妻出戶曾子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塹蓆豪縵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歛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歛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先生以不斜之故至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曰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生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歛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爲康乎其妻曰昔魯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辭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

錄曰愚觀刑于之化不獨文王已然大夫士莫不然也柳下之誅雖門人莫能移黔婁之謚雖曾子有未達彼博學大儒曾不如匹夫匹婦之見乎其所觀感者深也智哉二婦其令



德來教者乎雖有富貴不足多矣

按餘貴餘富不必就辭榮祿以見其餘亦不必論優道德以見其餘卽此容無戚戚心自泰然在他人視爲不堪而已樂不改非餘富而何不臣天子不友諸侯浩氣常伸更無詘挫非餘貴而何以視世人親執牙籌常憂不足無論卑位卽當權而患得患失萬轉千迴者較量於有餘不足之間大不侔矣然此二言也世人聞之自共目爲迂妄卽其妻言之亦僅得之皮毛間而未知其氣象之由致志趣之獨深也况門外者乎

陶人夫荅子妻也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賀之其妻獨抱兒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爲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今夫子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小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期年荅子家果以盜誅婦乃與小子歸養姑卒終天年

錄曰愚觀荅子之妻其有道者乎夫唯聖人而後能知盜非聖人則雖有南山豹隱之智者尚不能知而况於匹夫匹婦



乎夫盜非必人伐之也夫人而自伐也今天下能薄而官大無功而家富者不知凡幾竊恐齊人之妻妾尚羞之何況荅子妻乎故君子不可以不之戒也

按人皆以得富貴爲可賀而荅子之妻乃以爲憂無怪乎其姑之怒也然世盡若荅子之母益以顯其妻之賢古今來豈更無有如其妻者周行逢誅殺太過其妻逃匿於墅陶朱公再致千金其妾悲號於室蓋進不知止尚能賈害况進不以正而倍君剝民其何能久言而不入反致見怒荅子妻何所遇之不幸乎始而盜富旣而盜誅無功而家昌者可當清夜之鐘聲矣

樂羊子之妻者羊子遠尊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七年不返

錄曰樂羊子之學不見經傳若以爲聖賢之學必造誠篤之地以爲世俗之學必成精確之風古人孳孳不息其勤勵有如此然則今人玩棄日月自甘牆面者真匹婦之不若矣

左傳楚屈瑕伐羅鬪伯比送之還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



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羅與盧戎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櫛木之下

錄曰愚觀鄧曼之智精於朗鑑出屬伯比上矣蓋不以私廢公不以恩掩義故不惜君而惜師徒夫是而言必有中也夫禎祥妖孽動乎四體莫敖之趾高楚武之心蕩其禍必矣何楚子之弗察也羅之伐隨之盟祇自速其亡耳善乎宋光獻太后曰得之則南面受賀不諧則萬里生靈所繫苟有先事之諫或將緩於滅鄧之禍矣曾謂曼之智而弗及此乎

晉文公出亡過曹曹共公不禮焉僖負羈之妻謂其夫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若以相公子反晉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公子壺飧而加璧焉文公受飧返璧三年晉師伐曹克之令無入僖負羈



之宮而免其族

錄曰愚觀蟬蛸之詠而知曹國之亡豈非以其玩細娛而忘遠慮乎饋殮置璧所謂遠慮也薄觀駢脅所謂細娛也時小人道長氣燄繁盛而君子道消夫婦食貧外之威儀服美雖楚楚而可愛而內之差惡是非實則亡之已久此其匹夫匹婦殷勤繾綣而不舍也後之鑒者慎無以國之大計而爲人私報焉則得矣

按負羈之妻特具藻鑑而晉又有伯宗妻叔向母料人成敗不失尺寸卽齊女知懷安之敗名趙姬立盾爲宗子文之妻女亦自能識人於先何當時遭逢多賢智婦人也乃曹鄭諸君見不如臣而楚之子玉見不如君其慧力反出婦人下何哉或者謂晉之中衰實由驪姬故婦人多賢足覘晉將興之兆然則文公之亡衛曹鄭皆同姓無禮而禮之者乃齊楚秦異姓豈亦聽士蔣之謀去桓莊之偏不顧宗盟而獲此報乎

漢書高祖有疾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旣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錄曰帝之興劉悉資羣策之力而其安劉乃出獨見之明帝



豈不能預料而先事圖之與惠帝之懦弱而吳楚之衆大韓彭之捐謝而大漢之孤寡不有悍后其何能淑所謂將欲取之必故與之也乃若北軍之典不難於子弟之親平勃之智多見於股肱之日后豈不能曲防而每事從之與國難之方張而王室之新定頽贈之解禍而產祿之盛強若匪元功必生他變所謂將欲與之必故取之也是皆高祖之智也

按蘇子謂高帝不去呂氏爲惠帝計然以人統之慘傷心早殞則爲之之計左矣夫呂后雖妒豈有去理若戚姬之禍種於欲立如意一事苟如薄氏代王則處分一定禍何從小且呂在帝世實無能爲不第易儲不能爭卽欲殺趙

王敖欲誅噲皆不能爭也產祿至惠帝沒後始得一封可見雖悍尚未撓法要之禍福之來皆非智計可料漢高慮功臣爲子孫憂乃用呂后計而剪除淮陰等究之危劉祚者自在諸呂呂公幸女塔季以爲貴可爲后乃分捕諸呂無少長棄市亦由於此倚伏之機千變百出是殆有天焉不可得而知也

呂邑王賀卽位昏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欲廢賀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



將軍同心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延年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

錄曰愚觀敞妻之言而嘆昌邑昏闇無謀之甚也夫廢立何事丞相何官大將軍可使人傳道其言敞夫人可與人參互其語且當國勢危疑之際敞身居相位不在政府而在私家設有如宋昌張武者在昌邑之側則光之計必不得行光之計不行敞延年無噍類矣然則敞夫人幸而中夏侯勝不幸而不中耳其於智也何有

按光於廢立大事不能慎重於始以致坐不諫昌邑死者濫及二百餘人論者謂光之滅族由之然非特此也宣帝立后公卿皆擬光女帝詔求故劍矣而光猶以許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是啟顯之逆謀也顯敢於弑后無忌光與聞弑后不發史不必董狐而可直書光弑及後帝微聞之則共患之夫婦寧忍死於非命而不較俟光沒而後行誅宣帝之厚道也武帝欲內金日磾女於後宮日磾不肯帝益重之上官安女爲昭帝后呼帝爲壻卒以叛誅光與二人同受顧命其行事豈不親見而故違日磾篤慎之節蹈上官覆亡之規欲其保宗得乎

馮昭儀者右將軍奉世之女也建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



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獨當熊  
立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大嗟  
嘆益敬重

錄曰此炎祚當微之兆漢嗣將絕之徵不足爲昭儀重實可  
爲當時惜也夫垂堂之訓千金之子尚然夢熊之祥斯干之  
詩可驗未聞狎猛獸以爲樂當熊立而無懼者也夫熊可夢  
也不可見也無故而逸出枉其兆矣不旋踵間趙昭儀者出  
雖毓育不殊而禎祥屢闕豈非熊逸之明驗與

章帝建初二年欲封爵諸舅因大旱言者歸咎寡恩之故有司  
奏宜依舊典太后不許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取媚以要福耳昔  
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  
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  
機之位吾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  
軌哉固不許帝省詔嘆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  
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報曰吾反覆念之  
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嘗觀  
富貴之家祿位重叠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夫至孝之行安親  
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  
封違慈母之訓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毋違逆也帝乃止  
錄曰愚觀明德之固遜蓋以深懲既往之事也夫明珠薏苡



引道錄  
卷之十一  
虛名之累耳先帝豈真不明邪懲於匿情求名故不得以疑  
似忘之襲爵列土實事之驗耳當時豈誠不思邪戒於黃霧  
四塞故不得以常事忽之明帝知此乃於雲臺之繪亦省椒  
房之親夫婦母子之間可謂一體而無違矣

按外戚之事疊見西京故馬后重以爲鑒屢請不許此實  
伏波刻鵠類鶩家法得於性初非由強作不然彼竇氏者  
何不驗之徃古法於今茲乎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位愈尊  
則責愈重家益富則忌益多戰戰慄慄必如傳所云三命  
滋恭庶幾其可全也雖然漢文不相竇廣國而不免新莽  
之篡顯宗不列伏波于雲臺而不免跋扈將軍之名何邪  
然后不營外家之封后兄廖克上永終之疏謙謹率乎一

門與唐郭后辭臨朝郭釗諫狗請者比烈矣

和熹鄧皇后年五歲祖母愛之親爲剪髮年高目瞶悞傷其額  
流血不言左右怪之曰非不痛也難傷老人之意故忍之耳十  
二通論語志在典籍家人號曰諸生及長選入宮姿顏姝麗絕  
異於衆嘗有疾帝令母兄入親醫藥后言宮禁至重不願帝曰  
人皆以數入爲榮汝反以爲憂乎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異之  
物自后正位中宮悉令禁絕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故兄  
騭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及爲太后有幸人吉成枉以巫蠱事  
下掖庭考訊后以先帝待之有恩呼見覈實果御者所爲莫不



漢書 卷之十一  
三  
嘆服常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悉罷諸祠官又徵和帝弟濟北  
河間王子男四十餘人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開邸教學  
經書躬自監試如永平故事以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  
文學教化子孫故能備束修不觸憲網也

錄曰人謂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至使嗣主側目歛衽直  
士懷懣逢戮然而班母一說闔門辭事愛姪微愆髡剔謝罪  
亦可謂明矣至建光之後主柄有歸乃致名賢僇辱便佞黨  
進故知持權引謗所幸者非已焦心卹患自強者惟國固不  
可以一告而絕天下之母也

三國志孫堅妻吳氏堅少輕狡吳氏親戚將拒焉夫人曰何愛  
一女而以取禍乎遂許爲昏生男卽策與權也策嘗以功曹魏  
膾忤意將殺之夫人倚大井謂曰汝新造江南方當優禮賢士  
魏功曹在公盡規殺之則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  
此井策大驚遽釋膾曹操下書責權任子權將遣之周瑜詰夫  
人曰今吳承父兄之資統六郡之衆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  
逼迫而欲送質子乎夫人曰公瑾議是遂不遣後尊稱太后薨  
復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 權弟翊驍悍有兄策風妻徐氏明  
慧兼曉卜筮時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憲故吏媯覽欲報讎適諸  
縣令長會遇翊將爲東道主徐卜之不嘉言須異日翊不聽乃  
大會賓客被酒遂爲所殺覽入逼徐徐給之曰須晦日設祭除



服覽許之使親信語舊將孫高傅嬰復密呼侍養二十餘人潛伏併謀至期祭畢除服覽盛飾而入徐出迎纔下拜卽呼高嬰等出執殺覽徐返纔經奉覽首以祭翊墓

錄曰策之欲殺魏瞻卽權之忌殺盛憲也徐之卜止其夫卽吳之苦諫其子也策幸而聽於未禍之先翊不幸而忽於將傾之際致使母之智畧獲伸哀榮終始而妻之明慧徒切卒以喪亡悲夫雖然以一女流而機變權譎不屈不撓非惟全已之節且能報夫之讎正易所謂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者也徐氏之筮蓋明乎此

晉書華耽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有才鑒初魏文帝與陳思王不協及立爲太子抱毗頭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英英曰代君主廟社禮宜憂戚今反喜何以能久及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宣帝將誅爽英從魏帝出而閉城門敞懼問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英曰太傅殆不爾此舉不過以誅爽耳然則敞無出乎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汝以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嘆曰吾不謀於姊幾一獲於義其後鍾會爲鎮西將軍請其子琇爲參軍時曰今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此行難至吾以女因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人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



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

錄曰愚觀辛氏之婦非但料事多中而已其所言魏文之立得失之大權也曹爽之誅禪代之大機也鍾會之亂治忽之大務也君臣上下內外親疎之間若燭照而分其黑白權衡而察其輕重當世之所謂大人君子反多所不逮焉嗚呼是可以閨門之彥求之乎

王渾妻鍾氏字琰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咏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既適渾生濟嘗夫婦並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渾弟淪女亦才淑爲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與羣小雜處琰自幃中察之謂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是也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昏遂止其人數年果亡

錄曰以昶之淵識而有渾以琰之鑒裁而有濟一家之中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可謂盛矣王氏之典不亦宜乎渾弟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鍾鍾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按琰之識鑒以神不以形不以目前而以日後大有左氏傳中內史過劉定公諸賢之意不謂婦人具此明眼可與



辛憲英並傳矣鍾郝先後同處其所自母家不無貴盛單  
 寒之殊比而形焉易生嫌隙而郝不為抑鍾不自高由其  
 德足相媿故偕忘其門地之懸也宋張孟仁妻鄭玠安孟  
 義妻徐玠圓徐母家富鄭貧徐不驕鄭不諂共居紡績寸  
 絲不入私房家有餽遺必納舅姑處欲用則請之不問孰  
 為已物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鄭亦如之太宗表其門曰  
 二難此與鍾郝同踪繼美凡為娣姒者盡能若是則誠家  
 門興起之兆乎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貞淑有識量夫早亡一子植女韡並孤藐  
 憲撫育子女教以禮度植遂顯名韡亦淑德傳立求為繼室憲  
 許之時立與何晏鄧颺不睦每欲害之故人莫肯與昏及憲許  
 之內外以為憂曰何鄧執權必為傳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  
 雪耳憲曰晏等驕侈必敗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日後果為宣  
 帝所誅植任至南安太守從兄預為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寓  
 書戒之俾含垢忍辱當至三公後預果為儀同三司立前妻子  
 咸年六歲隨其繼母省憲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  
 其妹之女妻之後亦有名海內

錄曰杜母之德慧術智豈尋常可及哉其料何鄧之敗匪但  
 專門管輅常言鄧之筋不束骨此為鬼而器長虞之才豈伊  
 文士賴川庾純常嘆傳咸之一則斷之以理一則察之以行  
文近乎詩人之作是也





五通金  
然果何以得此哉正惟在已者存之乎疢疾故在天者玉之乎成人蓋不但孤臣孽子而寡妻貞婦亦莫不然者也

按舉世人情如憲內外者多矣當其貴盛載寶輿金而往唯恐或却及夫失勢無權窮途落魄雖敝袴猶將惜之晉郝夫人謂二弟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汝輩來平平耳以右軍名流未免世情至爲兒女子窺破彼結姻婭爲臚仕之媒與夫悔親於鵠化鳳凰者豈惟一二人已哉而孰有如憲者審驕侈之敗識千里之駒深含垢之戒揆之天道按之人情乘除消長皆見夫人所必不然之際其智豈婦人能之乎

劉殷妻張氏殷博通經史儉而不陋清而不介司空齊王攸辟爲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吾方希達如榱椽耳不憑之豈能立殷有王母在旣應他命無容不竭臣禮便不得就養此子輿所以辭齊大夫也宣子曰如子言豈庸人所識哉遂以女妻之宣子本并州豪族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殷至孝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汝其謹事之張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生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



錄曰古以孝廉舉人故感董錫粟之事紛紛簡冊不足錄也而宣子之達識至擇壻於交談之間此真聽言觀行之實愛女者取以爲法可也至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此尤教子者所當法云

宋史章獻明肅劉皇后性警悟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真宗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傅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天禧四年帝久疾居宮中事多決於后仁宗立尊爲皇太后軍國重事權取處分與帝同御承明殿稱制十一年號令嚴明未嘗妄有改作內外賜與有節舊賜大臣茶有龍鳳飾太后曰此豈人臣可得命有司別襲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鈿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

錄曰此宋母后臨朝稱制之始也易之家人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是時以帝則疾矣以太子則冲矣苟無后之明智天下孰從而理之帝之深重良有以也始出臨朝向無故事苟效漢唐覆轍宋室何由而正乎今居正而不失爲下之體承天而不違時行之道方仲弓請立劉氏廟則拒之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則絕之他如却漕臣之羨餘易尚方之器用從宰執之深慮加宮殯之恩禮皆國家大事后之所爲不可及矣按后起寒微幸以李司寢之子爲子得垂簾聽政十有餘年然周懷政之變仁宗幾致不免不能調護而問武后於



魯直詰李廸之若何以私德寵張耆欲撓法釋齊雄拒薛奎之諫而服袞冕斥宋綬之官因取帝旨罷王曾之相以裁請謁皆累德之大者至仲弓之請慈孝之遊太妃之繼使無宗道諸君言之寧不前帝輦而立劉宗女后稱制訖無了期乎但立郭后誅允恭罷惟演並爲善政宜帝始終盡孝至沒後而無間言也

仁宗曹皇后性明智頗涉經史善飛白書慶曆八年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後果舉炬焚簾水到隨熄是夕所遣宮侍后皆親剪其髮諭曰明日行賞用是爲驗故爭盡死力賊卽就擒閣內妾與卒亂當誅所哀幸姬帝貸其死后請論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清禁掖英宗方四歲后拊鞠周盡迨立爲嗣贊策居多帝夜暴崩后悉歛諸門鑰寘於前召太子入及明宰臣韓琦等至奉英宗卽位帝感疾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御內東門小殿聽政大臣奏事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中外章奏日數十逐一能紀綱要檢梃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錄曰明肅之臨朝有心干政也故內有周懷政楊崇勳楊懷吉之亂外有丁謂錢惟演曹利用之謀苟無王曾之正色未



見其善始令終也光憲之臨朝無意攬權也故大臣日奏事有疑未決者未嘗出以已意雖無韓琦之危言未見其貪戀權勢也蓋生長世臣之家自非寒門可比而武惠仁恕清慎教育諸子皆成材器家法如此所以警悟曉書史則同而其存心則自異乎

英宗高皇后仁明有智神宗累欲爲高氏營大第后不許久之斥望春門外隙地以賜凡營繕百役悉出太后不調大農一錢帝不豫宰執王珪等入問疾后泣撫哲宗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喜學書誦論語乃令見珪等是日策爲皇太子及蔡確貶后謂大臣曰元豐末吾以今皇帝所書出示王珪珪奏賀遂定儲極且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功妄扇事端規爲異時眩惑地吾逐之此宗社大計姦邪怨謗所不暇恤也從父遵裕坐失律抵罪蔡確獻諛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驚悸徹旦不能寐馴致大故事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顧私恩而忘大義宋用臣旣斥祈乳媪入言冀復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爲得非爲用臣等游說乎且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干撓國政邪若復爾吾當斬汝自是內降遂絕及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淚下曰日前往事先帝追悔每至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



之又曰正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公各去吃一匙明年社飯時當思老身也

錄曰觀宋宣仁太后臨沒格言可爲三復流涕也因考北魏馮太后俱以祖母臨朝而宣仁有十善馮后有十罪何謂十善仁明一也慈烈二也任賢三也敬故四也除苛政五也罷新法六也安內境七也戢邊地八也不受正衙朝賀九也絕外家私恩十也是孰非可思者乎何謂十罪擅權一也稱制二也失行三也私寵四也鳩君五也專殺六也忌主英敏七也盛寒閉主不食八也聽宦官譖九也杖主數十十也是孰非可恨者乎然一則社飯未寒而力排旁午一則金冊告獨而哀毀不徹良由繼體之昏闇有以使之也不然祖孫一體后以言之諄諄而帝聽之藐藐其真調戲之謂夫

按宋母后如曹高向孟臨朝稱制或當冲人踐祚之時或遭國事危難之際並可媿美賢君無媿女中令主不第呂武輩不可同語卽竇鄧亦迥不及也雖然女爲男主天地翻覆是啟陰乘於陽之漸豈向明而治所宜哉必若三王之制君薨太子幼則百官總已聽之冢宰如公旦攝行故事乃爲至當是以同姓親賢必當素置左右不可以猜忌而輕其權遠其地此宗社大計斷然以三代爲法者



富弼韓國夫人晏氏元獻公女也弼初遊場屋穆修謂之曰進士不足盡子才當以大科名世適有旨以大科取士時弼父言官耀州將西歸范文正遣人追之可亟還至京師見文正辭以未嘗學此文正曰已聞諸公薦君矣久爲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元獻爲相求昏於文正文正曰公女若嫁官人仲淹不敢知必欲國士無如富弼者元獻一見大愛重之卽許昏弼遂以賢良方正登第初言爲呂文穆公門客一日白文穆曰兒子十許歲欲令人書院事廷評太祝文穆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後弼果至宰相時稱三公知人無忝晏氏云

錄曰愚觀塵埃物色之設雖曰難希而蛟龍騏驥之需自當有辨特以三公一則不因門客之微而私其子一則不以宰相之貴而吝其女一則不避嫌疑之迹而薄其徒卒之鸞鳳並耀冰玉交輝棟梁媿美家國天下一時均有所賴若此等事卓然罕見其倫矣

按玉韞山輝珠含川媚鹽車良驥必有伯樂遭逢爨下焦桐自得柯亭賞識天生我材必有用吾輩豈是蓬蒿人宜熟思異日經綸必須可行可效不得以目前折挫因而自暴自戕特慮小善片長本不堪異望塵于進輒欲自媒則燕石求售反詒識者之羞遼豕偶矜益增旁觀之誚耳夫



蘭生空谷即不言而自芳鳳出丹山雖知希而仍瑞漢季  
 明推水鑑為褒諸葛以嘉名唐時感歎包容因昧婁公之  
 盛德過眼雲逝五色咎在東坡通衢石叟七言悔深魏國  
 則夫任情傲物交臂失人元屬彼見之庸不當我引為恥  
 設或揄揚過實聞譽失真縱極詣峰巔難副升高之期望  
 倘偶乖軌道便遺推轂之愆尤故僕僕風塵中定無物色  
 而闔闔草澤內乃顯英賢訂國之禮韓公元獻之信文正  
 蓋臭味本合如磁珀之吸芥針介紹相通定梯航而躋津  
 要者哉

弘道錄卷之十八終

弘道錄卷之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四世孫遠平補案

昆弟之智

孟子萬章問曰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於  
 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  
 喜亦喜

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有諸孟子曰然曰周公  
 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  
 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錄曰權者聖人之大用而智乃行權之大本權非大聖人不敢用智非大聖人不能由各要其至而已矣象之時舜非不能行權也而九男二女百官牛象其心方且如窮人無所歸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非真智不足也爲是以順乎親耳管蔡之時周公非不能用智也而王室初定頑民尚多其心詎忍薄視其親邪故始以監殷終以討畔非真仁不足也爲是以安王室耳後世若不行太原之賞當予而不予以致痴兒之慚憤信虛讓之辭當決而不決以致喋血之大變者其仁與智胥失之矣

按舜與周公俱遭兄弟之變而處之各異何邪蓋象日欲殺舜其意不過干戈琴張爲身謀爾若管蔡敢商甚間王室直關天下大計詎可顧私恩惜小節而廢大義哉故象可封則封之管蔡必誅則誅之揆之天理人情洵皆至當不易載觀蔡仲之命益知公之心無以異乎舜之心也或謂商家兄終弟及當周公負宸時管叔亦疑弟之遂卽真也而爲不利孺子之言迨王反迎周公叔不自安於是挾武庚以自固叔之罪成於疑公實非畔王然叔苟乃心王家何不明言於公而流言於國及王旣悟而仍不束身歸罪監殷而反以殷畔逆節顯然安所逃責有明靖難之師實類此故正學諸公盡忠不顧惜乎建文柔闇猶曰不使



引道錄  
卷之十九  
三  
朕負殺叔父名甘致覆沒夫抗君爲亂臣逆父爲賊子而  
尚以叔父名之可乎

易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錄曰書云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所謂外晦其明也自  
靖人自獻于先王所謂內守其正也此古聖人旣明且哲以  
保其身與人之銜其智識而中實不足者不可同日語矣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  
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  
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錄曰夫大義之不明與幾事之不密均之爲不智也惠公元  
妃旣卒則聲與仲皆妾也而掌上之文不必論矧公薨又無  
治命則隱與桓皆庶也而攝位之名不必居此義不明則未  
免小人之窺伺尤當追改前失使名正言順本拔源塞則羽  
父之謀不敢肆而桓亦或安於其分矣此幾又失而猶怡然  
不見其禍吾不知隱公之爲心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  
憂胡傳亦曰由辨之弗早辨其何能淑也夫

按自古以兄弟次者其後必起爭端故武王之聖不畀周  
公非私已子息亂萌也崇友愛之誼啟宗社之危所失實  
多隱攝而桓且弑之可以鑒矣夫春秋何以托始乎隱公  
公羊曰春秋善善善長隱公有讓位之善故從善始穀梁曰



春秋惡惡之書隱成父之惡爲惡故自惡始兩說何其大相懸也至夫子作經之年史記謂厄陳蔡時則是哀六年左氏謂自衛反魯則是哀十一年公羊謂西狩獲麟則又在哀十四年其所始亦將何據乎夫獲麟作書本屬不幸而反謂素王之符瑞漢儒競倡其說尤爲不經大凡讀書者求之不得其故必至穿鑿各出臆解以揣摩千百世之上此固文人通病豈獨公穀爲然哉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

季字也蔡侯之弟

秋蔡季自陳歸于蔡

按

氏蔡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之陳封人卒乃歸奔喪無怨心以賢而字之

錄曰可以止而不止可以速而不速者隱公也予如無子奪如無奪者宋穆公也可以去則去可以止則止可以取則取可以舍則舍者蔡季也夫是而莫不賢智之也

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非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亾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旣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錄曰臧文仲以宋罪已而興其然乎夫大水之徵陰沴之象也與其罪已而獲虛名孰若反躬而造實禍乎夫勇而無禮亂之首也閔之自侮自伐故天降之辜如影之從形聲之應



響豈有心恤民之謂哉

按成湯七年之旱史無其文若禱七年而始雨是天棄湯也早七年而始禱是湯棄民也且聖人修德以回天未聞躬作犧牲而可以誣天者宋襄用鄫子于社公穀謂取其鼻血爨祭器以畜禮辱之若左氏言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如祭馬祖不用馬之類則直殺其人用之與昭十年三卿獻萑俘而用人以祭亳社此皆亾國之妖事司馬子魚臧武仲皆能斥其非而湯天錫之智顧不若邪

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錄曰愚觀王孫滿之智足以有爲然而不爲者不自強也楚爲無道洊食諸姬封豕之雄喙虎之暴夫豈不聞之周之君臣誠及是時明其政刑楚方畏服之不暇奈何札子矯命毛蘇亂邦僭殺奸戮辱孔甚矣雖能折自外之口無以奮自強之謀卒至子朝之奔楚鼎之不鼎何待問哉



引道錄 卷之十九 五  
按書云天難謀命靡常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當武王  
遷鼎時必無預卜其歷年之久長傳祚之綿遠俾後世子  
孫恃數而任天之理滿特假此以挫其問鼎之雄爾豈真  
有卜世卜年之說哉考郊鄩一名王城周公營以爲都者  
其地在河南成周卽下都周公營以遷殷頑者其地在洛  
陽自平王東遷歷十二王皆居郊鄩至顯王二年韓趙分  
周爲二國始有東西二周之名故春秋之前稱西周者豐  
鎬也稱東周者郊鄩也戰國以後稱西周者河南也稱東  
周者洛陽也周公立都不欲全其天險使後人有所懼斯  
真在德不在鼎之意乎

伍尚弟員奢之子也楚平王執奢費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必  
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必來王使召之尚謂員曰爾適吳吾  
將歸死吾智不逮爾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  
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智  
也爾其勉之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

錄曰員之倒行逆施固未嘗無憾也至於無極吾不知其所  
責何也夫新臺之玷青蠅之汙小弁之怨殄瘁之憂稔惡至  
此亦云極矣何爲又以其子材而督之報乎欲絕禍本而祇  
以長之費之亾無日矣知有吳而爲之挺其走知將沼而爲  
之扇其瀾員之不奔安在其不奔乎是故無免父之召或可



緩伐楚之謀無棠君之奔未必速子胥之去天之所好還理之從響莫可以知其然也

按禮君子奔不適讐國若未臣所適之國而有伐吾本國者還而死者故世之論員者謂奢之死建實以存楚爲心而乃召吳入郢幾亾楚社當非父兄本意以此少員然楚平以聽讒之故遂并殺其父兄且無極明言二子材且仁乃竟不一轉念使員於此時從父俱死不過博一愚孝之名而已况尚決弟之能報奢亦知楚君大夫之盱食其腐心決皆之憤一往莫遏卽有萬夫非之而不顧者彼江上丈人擊綿女子非有夙昔之知周親之誼也一旦卒遇尚

且不惜一死以滅其踪冀成其志苟非怨痛入骨足以動天地泣鬼神烏能甘心致此乎迨至吹簫乞食備極困窮求縛設諸以刺僚而干闔廬其中順逆是非一切付之不問處心積慮斯須不忘弗共之讐總期快心於一擊從古復讐之舉極屈於前而極伸於後者舍員而外無聞焉夫魯莊蔡平擅有一國且醜顏親仇卽夫差三年報越亦半途而輒止員以孤子遠竄之身百折不回之氣方之三君其孝當居何等顧不深維其苦志而槩以三代以上之禮衡之豈畧跡原心之法哉

通鑑田單者齊宗人子也爲臨淄市掾燕人攻安平單使其宗



人皆以鐵籠傳車轄及城潰人爭門而出皆軸折車敗爲燕所擒單獨以鐵籠得免遂奔卽墨時齊地皆屬燕惟莒卽墨未下樂毅乃并右軍前軍圍莒左軍後軍圍卽墨卽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因共立爲將以拒燕錄曰毅之尅破七十餘城而兩城不能拔其故何與夫燕齊之禍久矣其始也罪止一子之耳固無所與於其宗廟社稷也其終也罪止一潛王耳亦無所與於其宗廟社稷也使誅一子之求其所以代子之者固不爲齊有也戮一潛王求其所以代潛王者亦不爲燕有也奈何二國之不然也當其伐也不以置君爲重而以全燕爲利故其報也亦不以好還爲念而以必得爲功使誠如孟子言則且無樂毅之圍又何莒卽墨之不下哉譬之鄉鄰有訟者舍其心之所寃而持其陰之所重則經歲累年而不決必待劫而反之而後可理也厥後田單復齊之所有而不驚燕之所入然後燕齊之禍解是可以用爲智豈在區區鐵籠之計哉

智果者宣子之弟也初宣子之子瑤將立以爲後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智宗必覆弗聽果乃別其族於太史自爲輔氏



錄曰括哉智果乎其論瑤也若決著鑿何宣子之弗聽也夫  
仁道不明久矣以盧之令令而謂之美且仁則瑤之賢不可  
謂仁乎然而不察乎其心則桀非不巧文辯慧紂非不强毅  
果敢羽非不美鬚長大段非不射御足力而南宮長萬非不  
技藝畢給也是以仲尼之門無道五賢之事者而惟仁爲之  
本不仁則百行不足贖職是故與當三家分晉時人心亾矣  
又可居下流哉果之別族惡天下之惡歸之也

漢書劉德者漢宗室休侯富之子也少有智畧數言事召見甘  
泉宮武帝名之千里駒昭帝初累遷宗正雜案上官蓋主事德  
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謝不敢畏盛  
滿也常責蓋長公主起居無狀公主孫譚遮德自言侍御史以  
爲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免爲庶人光聞而恨之復  
白召德守青州尋復爲宗正宣帝立以定策功累封陽城侯爲  
人寬厚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  
弟賓客食飲曰富民之怨也

錄曰傳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戍固悖矣禮亦未爲得也  
不旋踵而延壽遂亾此悖入之患也富之自歸京師不從戍  
逆可謂慎德矣故其子亦知止足是以吉凶禍福之端乃忠  
信驕泰之別從古聖賢決之已熟何但老氏爲然乎

按石崇臨收逮時始曰奴輩利吾財耳與德先知財之爲



患而蚤散之相去誠有間矣夫財如流泉專之必禍乃往  
往見積財不出者愈入愈盈而豪俠好施之性每多缺乏  
難給或致疑於財之爲物固喜靜而不喜動乎德果能振  
昆弟賓客其產必不得過百萬若待過百萬而後振是亦  
徒存虛願爾自主父偃謀分諸侯王國以來宗室所入無  
幾豈當文帝休養之餘景帝三十稅一之後卽如武之孳  
孳貨殖而民生不致凋殘故宗室中富過百萬者等於尋  
常乎何與史記之言相刺謬也

宣帝元康五年元帝爲太子疏廣爲太傅受爲少傅從昆弟子  
也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一日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今吾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卽日移病  
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  
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道路觀者皆賢之歸鄉里賣金置酒  
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或勸廣以其金爲子孫頗立產業  
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  
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益之爲贏餘但教之怠惰耳賢而  
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不欲  
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  
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

錄曰二疏之翻然辭位蓋繼霍光之事其不治生產亦以顯



禹雲山之覆轍也是故前乎此者有張安世後乎此者有王  
吉皆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爲言若以爲預識太子之不足  
恃則二子無是心也蕭望之以韓延壽代已爲馮翊有能名  
謂出已上故忌害之欲中以危法而二疏者方且以子孫之  
益過生怨爲慮又肯與人相訐哉其後恭顯陷之亦與延壽  
一間耳非帝得而爲之也

按廣不爲子孫立產業其爲子孫計者至深矣凡人之處  
貧約也惴惴焉惟恐墜厥家聲究之墜者或什一焉其敗  
名者必懷與安者也蓋平居飽煖無求心志何由振作又  
其下者或因席豐履盈馴至不辨菽麥放溢驕侈必且舉  
先世成業而蕩覆之是愛之適以害之爾損志益過兩言  
并包古今世祿子弟情狀作爲靡出此外廣之明見如是  
謂其追媿穆生而不爲蕭望之之閭也有以夫

馮野王父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野王復爲左馮翊父子並居  
朝端議者以爲器能宜於其位非因女寵故也及遷大鴻臚守  
上郡治行稱第一弟立初爲平原太守又代爲上郡在職公廉  
畧與野王相似而多智有恩貸好爲條教吏人歌曰大馮君小  
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恩惠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  
公康叔猶二君與弟透參皆知名更治五部輒有最迹

錄曰人謂君卿兄弟皆賢於治郡愚尚謂其拙於謀身何也



其曰人皆以寵貴我獨以賤者言兄弟皆王舅不得備樞機也嗚呼斯言也未免殉於時乎殉於時不爲五侯則爲丁傅何可以智稱邪時王綱紊矣逢萌梅福猶懼况已矧可濡滯乎此唐之武攸緒所以卓乎其不可及也

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材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嘗謂賓客曰丈夫立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漢曰比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乃盡散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

錄曰愚觀馬况之論而嘆大材欲遇良工之難也蓋援生新莽之時天下無所往矣是故出則爲紀唐虞則爲龔鮑白分其老且窮也豈惟援知之况亦知之向非南陽龍興不終於邊郡田牧乎嗟乎鄧林之產樸不徒生藍田之資價且百倍卒之身爲將相名垂竹帛女爲元妃德冠後宮其成就之晚豈尋常乎哉故士之遭際不可以遲速觀而甘心固守乃丈夫之志不可以不自重也

東平王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爲人美須顛腰帶八圍顯宗甚重之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時四方無虞王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帝每巡狩常留鎮侍衛皇太后在朝數載多所隆益



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印綬情辭懇切五年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爲東平太傅掾爲中大夫令史爲王家郎加賜錢二十萬布十萬匹

錄曰夫自周室旣往姬召亦衰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顧乃率任外戚豈母之親屬獨愈於祖父之同氣乎此皆之其所親愛好樂而辟焉者由是身不修而家國天下亂且交作矣聖人戒之於前西漢蹈之於後僅而改弦易轍章和以下復漸如昔矣

李固之女文姬同郡趙伯英妻也賢而有智固旣策罷文姬知不免悲曰李氏滅矣固有少子燮乃密藏之頃之難作二兄受害姬告父門生王成曰先公有古人之節因君執義今委以六尺孤李氏存滅在君成感其義遂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以女妻燮專精經學十餘年梁冀旣誅史官上言宜存錄大臣寃死者子孫於是并求固後燮得還鄉里姊弟相見悲感旁人旣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遇梁冀肆虐令吾祖宗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

錄曰愚觀李文姬之智與蔡文姬之慧可同語哉摭以自固曰智聰以悅人曰慧二姬之頓異人已之攸分也雖然固之



引通鑑 卷之十九 三  
賈禍不爲不深姬之慮患不爲不切卒奈何父旣不肯立帝子復不肯立王何物不懲乃至於此若燮者豈惟世稟弦直可謂載錫之光者乎

按古云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其大者自有夫子直報之說若睚眦之忿期於必報則器局褊淺與彼人相去恐不能以寸若冀之害固事關朝綱原非小怨可比然公道已申千古自有定論姬之所戒非故效爲長厚特慮於可逞已志之時不留餘地則前日所經患難復恐循環無已此雖世極太平人無荆棘尙且反復難料况當桓靈之代乎姬言真深識世情者矣

晉書謝玄者安弟子也安乃心王室戒約諸子嘗曰子弟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之時苻堅強朝廷求文武良將可鎮北方者安以玄應舉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所舉才也於是徵拜建武將軍監江北諸軍事玄自廣陵西討進據白馬與戰大破之堅自率兵次項城衆號百萬先遣苻融慕容暉等至潁口詔以玄爲前鋒都督率衆八萬距之玄使謂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何不稍卻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令莫得上堅曰但卻軍令得過我以鐵騎逼之蔑不勝矣融以爲然遂麾使卻



陣衆亂不能止玄等以精銳八千渡淝水決戰堅衆潰自相蹈藉聞風聲鶴唳皆爲晉兵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十七八旣而安奏宜乘其釁畧定舊都玄復率衆次彭城三魏皆降以充青豫徐冀幽并都督七州軍事封康樂縣公

錄曰謝安淝水之戰與周瑜赤壁之師何以能必勝邪先儒有言曰巧於取齊拙於取楚然則遲早工拙之間進退疾徐之際正君子好謀而成時也夫以吳魏之不敵猶秦晉之相懸久矣故在當時一則以迎敵爲言一則以根本爲憂苟非計定於中能保其必勝乎是故曹操百萬之師苻堅斷流之舉楚計之拙也周郎一葦之便謝公半渡之擊齊計之巧也善爲敵謀者以爲更出迭入誰能當之乎雖然六朝之不能混一者天也惟天故多效順而天風鳥聲山雲草木皆所不期然而然者是雖謝昆之智而識者之鑒亦莫能逃矣

南史謝瞻者晦之兄晦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瞻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乃爾吾家素以靖退交遊不過親朋而汝勢傾朝野豈門戶之福邪乃離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及晦建佐命功瞻愈憂懼在郡遇疾不肯治幸於不永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啟



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爲國爲家

錄曰自智果別族爲輔氏其後亂臣賊子不幸而遇之卒無善處之策今觀宣遠至不愛其生甘心早逝以明素志詩不云乎尙寐無叱夫其可哀之至乎至傅亮躬自蹈危乃亦著演慎論冀以攘抑後禍禦庇身災斯不智之甚者也

按瞻離隔門庭非欲僅免已禍實冀晦因此稍自歛戢耳臣門如市臣心如冰猶不免於主疑何況不能如水自古幸免者有幾追晦不見聽而始言之君亦猶馬服君妻不欲將括之意臨歿數語自幸其死則當平日無恙時其苦心積慮可想見矣晦卒不悟終以伏誅一父之子智愚相去若此其遼抑獨何邪

三國志吳孫策弟權堅之子也策病甚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

錄曰伯符猛幹傑濟英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身雖早沒而三分之勢已肇基於此矣時炎鼎已微羣雄各據若袁若劉若謙若瓚不可勝數而能卒保江東伯符之見其可誣哉他如譚尚之流豚犬之輩祇爲魚肉而已故曰生子當如孫仲謀知弟莫如孫伯符信哉

唐書武攸緒則天皇后兄子恬淡寡欲好周易并莊子書見后



華唐命爲周乃變姓名賈卜固辭封爵后初疑其詐許之攸緒  
結廬巖下如素遁者后復遣兄攸宜敦諭卒不起盤桓龍門少  
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市田雜作自混於民中宗以安車召  
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安樂公主出降遣舍人李邈以璽書迎  
之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賜子無所受親貴來謁道寒溫  
外無他言俄而諸韋武氏連被族誅唯攸緒不及

錄曰攸緒好莊周之言豈無謂哉其言曰福輕乎羽莫知之  
載禍重於地莫知之避以其善於避禍故好之也雖然易之  
同人一陰居衆陽之內衆陽之所同欲聖人恐其昵於私也  
故戒之曰同人于野亨謂居曠野則無邪暱之私矣當武后  
乘權時宗族誰不願附附之未久禍結滋甚攸緒獨能超然  
遠引存心物外非識見之卓越德行之謹密能如是哉可謂  
得大易之旨非但莊生之言也

按承嗣三思之間乃有攸緒誰謂淤泥中無清漣哉韋后  
之誅諸韋無少長皆棄市諸武殺滅殆盡存者獨攸緒及  
平一耳平一在韋氏時亦能遠權勢出直言而其曾孫遂  
有讜論之元衡爲宰相好直之儒衡爲舍人是則赫燄逞  
於一時而謙退盛於奕世以全其身以完其名以延其後  
所得獨多非智者而能計及數世之遠乎宋儒謂莊周逍  
遙遊卽中庸無入不自得之意尸祝不越樽俎而代卽君



弘道錄 卷之二十九 七  
子思不出位之意是以諸子稱子南華尊之曰經非僭妄也攸緒卻嗜此書宜其飄然物外遺世而獨立也與  
婁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及弟某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錄曰嘗讀唐新舊二書而嘆當時筆削之無當也夫刺史之官不爲小矣師德之弟不爲微矣而二書皆失其名况於尋常卑陋者哉抑唾面自乾之說古今頗爲美談苟以夫子出門如賓與非禮勿自處則唾何從而至非唯將不唾亦且不能唾矣於此而尙欲加之橫逆則與禽獸奚擇哉故觀師德與弟之言雖一朝避患之法至孔顏冉孟之論實萬世立身之本也

按唾面自拭其弟亦故設此境以爲如此豈得不較而公愀然以爲憂意其少不更事未免有拂人之爲故以不拭進之使推類以充之耳不然中正之道是是非非本有一定旣不可太直違時自宜嘗存謙畏絕可唾之由於未唾之先而不當容忍於唾之之際也蓋人所以來唾諒必有因果我所作舛謬惟有虚心改謝寧得僅以自乾了之想



此方問卽答止是答其所問亦就已無所迂而橫逆來加  
爲言餘不暇計也然觀李昭德當朝墀中罵公爲田舍夫  
公徐答曰某不爲田舍夫誰當爲邪則公實以已所常存  
者詔之弟何患其不體而行哉

宋王憲多智審音時京州獻新曲明皇御便坐召諸王聽之憲  
曰曲雖佳何以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殆似君卑逼下臣僭犯  
上夫事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於歌詠見於人事臣恐他日有  
播遷之患帝聞之不悅及安史亂起乃思王審音云

錄曰宋王之智明於著龜雖當時鉅公若姚宋張韓殆不如  
也蓋九齡之識祿山以其相猶可據也王憲之料明皇以其  
音無可憑也由其出於衷誠不憚垂涕泣而道使帝從此改  
弦而更張之則其言不爲虛矣徒思王審音而不嘉王之忠  
愛服王之先知豈知言者哉

韓臯休之孫滉之子也少知音律自謂長年後不願聽樂以門  
內事多逆知之聞鼓琴至止息嘆曰美哉稽康之爲是曲其當  
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秋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  
乎晉乘金運商又金聲此所以知魏方季而晉將代也緩其商  
弦與宮同音臣奪君之象知司馬氏之將篡也王陵母丘儉文  
欽諸葛誕相繼爲揚州都督咸謀興復爲司馬懿父子所殺康  
以揚州故廣陵地陵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陵散言魏散



亾自廣陵始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其哀憤躁躐憐痛  
迫脇之音盡乎是矣永嘉之亂其兆乎康避晉魏之禍託以鬼  
神以俟後世知音者云

錄曰臯之意借秦爲喻欲以諷曉當世也祿山之亂滉兄弟  
被害者七人故曰以門內事逆知之可以見名門故族高識  
遠慮不但一宋王憲然也

宋史張奎弟亢唐河南尹全義七世孫也全義守洛四十年洛  
人德之及奎知河南智畧儀觀見者曰真齊王孫也治身有法  
風力精強吏不敢欺亢豪邁有奇節雖起儒生饒智識洞曉韜  
畧兄弟知名於時先是亢論西北攻守計章數十上會元昊益  
熾引兵屯琉璃堡時禁兵無鬪志乃募後兵敢戰者夜伏隘道  
邀擊比明有獲首級獻者亢以錦袍賜之禁兵慚奮曰我顧不  
彼若乎復縱使飲博值方窘乏咸願一戰亢知可用引兵襲擊  
大破于栢子砦所將才三千人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鬪  
則生不然盡死士皆感厲及戰于兔毛川時萬勝軍皆新募罷  
愞夏人易之曰東軍而怯虎翼軍勇悍亢陰易其旗以誤敵  
敵果趨東軍而值虎翼軍博戰大潰奎子燾亦才智敏給英宗  
欲用爲觀察使守邊曰卿家世事也

錄曰西夏之破膽韓范亦書生也若琉璃堡兔毛川之捷非  
所謂好謀而成者乎雖難兄難弟一門並稱敏給而亢之出



奇制勝尤出人意表其可以白面而易之哉

按唐德宗時魏博田悅之亂詔朔方軍五千人救徐州軍裝未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大將唐朝臣以其言激衆怒且曰先破賊者營中物悉與之由是士卒爭奮斬首八千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兵曰乞子功孰與汝多此激之使奮也劉錡在順昌鑿舟沉水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不利卽焚吾家毋辱敵手此窘之使進也至於東軍之誤尤足警敵蓋以素所輕者尚能取勝其平昔所怯者不知更何如矣此亢出奇之智更過於奎乎

种師道與弟師中三世名將有智畧金伐燕童質謀以爲功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非計也王黼劾其助賊遂致仕金果趨兵南下師道聞召命卽東過熙河姚平仲以步騎七千與之俱赴汴時金兵屯京城勢方銳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當自倍乃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及抵城卽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師道入見請伺彼怠歸振而殲諸河李邦彥不從及金兵引去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時大臣立議矛盾樞府主破敵而三省令護出之及金圍太原詔



師中由井陘道出師與姚古犄角時金將避暑雲中雷兵分就  
畜牧覘者謂將遁告於朝許翰信之遣使責以逗撓師中嘆曰  
逗撓兵家大戮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乎卽日辦嚴爲金  
所襲古等期不至身被四鎗力鬪歿

錄曰時中興未建張韓劉岳未起老成宿將無如師道兄弟  
使朝廷用其議帷幄任其謀或能易危爲安未可知也而甘  
心愚弄故違勝策李邦彥許翰之徒舉朝婦寺不明式遏寇  
虐之義樞府三省互相矛盾安於坐觀成敗之心積漸至於  
南渡勢所必至嗚呼責師中者逗撓也責岳飛者亦逗撓也  
朝論視爲故常邪臣以爲得計何怪乎諸軍之奪氣哉

按古云兵驕者敗好謀者成初金兵之趨汴也如入無人  
之境其志可謂驕矣及聞老种一至卽爲引卻亦其宿將  
之先聲有以奪其氣也如果乘怠而殲半濟而擊決策制  
勝可貽數世之安乃由樞省互異坐失機宜庸夫謬算以  
國爲試其勢不至於主臣俘僇不已當時人物如師道兄  
弟絕少奈何童貫王黼邦彥許翰之儔接迹盈廷動而掣  
肘卒至賫志歿身雖天生庸材多於傑士亦由用之者多  
故祇見庸材之誤人國爾

吳玠吳玠兄弟守蜀餘二十年玠沉毅有志節尤善讀史凡往  
事可師者錄置左右積久牆牖皆格言用兵務遠畧不求近利



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  
殿最不以親故權貴撓之胡世將問所以制勝曰玠兄弟束髮  
從軍屢戰西夏不過一進卻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  
退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惟選  
據形便更出銳卒撓之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耐之勢則我固  
有以制彼也璘威名亞於玠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  
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二勝也新立疊陣  
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  
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  
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有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  
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  
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兵法有之諸君  
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  
能當也

錄曰璘之疊陣卽玠之休番也玠之變化卽璘之世守也玠  
政尚嚴卒伍有逃散者往往全隊誅之璘則厚撫之如家人  
以輔成其兄志故士卒不敢犯武安之法而且樂武順之恩  
卒以成功觀胡世將之所問與王剛中之所談可謂智勇兼  
濟者矣然玠嘗漁色成都而以美麗貽岳飛璘受詔班師甘  
心浩嘆未嘗一語違異故能免姦檜之禍遂致三世柄權釀



成逆曦之變卒以滅宗天道人事之不可意料如是

按玠務遠畧不求近利自是大將本領其原從牆牖格言  
中融會而出豈曰書生不足與謀兵事哉至用我之長攻  
彼所短使彼之長無以施而我之短無所紕則妙用存乎  
一心譬之國碁對敵千百局無一雷同乃其精微則卽此  
一局內變化而出之無窮爾夫尚學術則岳武穆通曉春  
秋張極侯詳注周易杜預亦號武庫文學既輕則宰相不  
識杖杜解豸止以觸邪矣讀書師古有何定乎

趙汝談生而穎悟沈思高識與弟汝讜智畧並出人上天下稱  
爲二趙常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如朱虛  
立身當如子政常上料敵備邊策曰英雄擇形勢大盜窺貨寶  
今邊州大抵無城缺兵少糧鎧仗不足設使自辦何所取資丐  
諸朝廷又安得立給若倣古藩封拔用英傑守郡併租稅市權  
之利盡以與之免其其貢上不置監臨下悉聽選辟民得自賦  
兵得自募凡百悉聽所爲有功亦不遽徙就秩增異如此則有  
材者爭奮緩急得其死力時朝議出師汝談反覆言邊面無可  
倚仗乞超越拘攣簡拔大帥如吳用周瑜魯肅晉任祖逖陶侃  
故事使之各分方面連城數十推轂授權盡歸賜履一切便宜  
行事庶幾伸縮由已機出於心朝廷不能用後沿邊諸郡權勢  
大削朝論始服其先見云



錄曰二趙當光寧危險之朝韓史用事之日更歷黨禍閉門著述自少至老未嘗去書嘗論韓非李斯皆有荀卿之才以其富貴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卿獨守其身不苟希合士可不自重哉又曰外之得以室吾聽雜吾日擾吾天君者未得貞一而靜之理也苟得之導以聲色而不能入投以寶貨而不能中煽以功名而不能動凝然湛然孰得而干之哉由是以觀豈不爲一代明哲之士惜無及於用耳

按李牧當趙之末居代雁門便宜置吏市租輸軍故能滅襜褕破東單于汝談之言祖是較之當時情事正相符合范韓復生無以踰此乃置若罔聞機失而悔嗟何及矣其

論韓非李斯富貴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旨哉斯言所以不失其智之本與蓋人皆爲博人尊我必須富貴以故皇然欲之而豈知卽此欲之之心已啟人賤之之意使去一時之欲以全本體之真虛則生明靜能觀理發爲言言無不中致諸用用罔不臧一時服之萬世仰之又烏得以賤加之邪且非與斯同事荀卿秦王覽非說難恨不獲見及韓王遣非至秦秦王與語大悅斯自知才不如非懼失寵乃譖之下獄并以藥酒遺之非欲自陳不得見而死及斯爲趙高所譖亦欲自陳不得見而死是二人之不知將爲荀卿之徒所不道世安得而不賤之哉



弘道錄卷之十九終

弘道錄卷之二十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四世孫遠平補案

朋友之智

論語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錄曰聖人之門大抵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蓋方人未足為病而以不欲加人自任以博施濟眾為仁與顏子相去不啻天淵觀其英銳之氣未必真以能近取譬非爾所及之言為信故以與回孰愈啟之使賜而誠反躬自詰從事於仰鑽瞻忽



弘道錄 卷之二十一  
欲罷不能之間顏何人哉希之則是顧以其資稟所造就而  
言夫苟造就而已則孔門之回奚待智者而後知哉故夫子  
再言弗如若終於賜而已矣

按多學而識賜豈怠於遜志者然其稟資之明不下顏子  
乃不惟不能等於卓爾之見而且不逮參乎之唯則以億  
則屢中未免用志之分故夫子時時以回相形而提撕警  
覺之也迨後顏子蚤夭而子貢終不能及兩言弗如蓋夫  
子已蚤定其終不如矣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錄曰此聞一知十之本也夫有所弗擇擇則無過不及矣有  
所弗得得則服膺弗失矣積而至於無所于擇無乎弗得此  
聞一知十有不期然而然者故中庸言舜之大知而卽以回  
繼之學者但能黽勉於擇善服膺之間則顏子地位漸可幾  
及慎無因心齋坐忘一語而不下切實工夫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錄曰孔子嘗以回賜並言蓋二子資相近也習相遠也回之  
近道在能擇而無所不說非但天資之明睿乃其學之至也  
賜不受命而億則屢中此特天資之高遠非其明之至也此  
命非貧富貴賤之命卽天命謂性之命而貨殖亦非世俗孳  
孳謀利之行故程子言此是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



引道錄  
不復爲此矣乃是確論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錄曰此方信而忽疑非其積學功至乃擇焉不精之故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回同道一以貫之也是故禮樂文物古今事變可以多學而識而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不可以多學而識也於此而擇之於初則無此疑矣夫子告子貢一貫與曾子同而先之以多學與曾子異蓋曾子務守約子貢務施博約故不言而解博故信而復疑也然夫子於曾子之外獨告子貢是豈躐等而施者史遷謂其利口巧辭孔子常斥其辯則誣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錄曰子貢之智不但何敢望回而又何敢望參乎夫顏惟一善服膺至於知十則裕如矣曾唯忠恕自勉至於一貫則洞然矣曾子非借學者以明道乃本諸心而無歉也體諸躬而有據也夫忠與恕無二道猶一與貫無二物而一之貫萬何從而致之亦何由而得之善學者必有肆力之地矣惟盡己可勉惟及人可能而一則不可勉貫則不可能矣及其至也人已混爲一途天人合爲一致不期於一而一者吾心也不



期於貫而貫者萬事也此不惟善學夫子且善教門人苟徒事高遠未知其方雖與之千言而不足豈一言而有餘哉

按孔子嘗言參也魯及至此一唯而知其徹上徹下如此世之逞聰明材辯而自謂得窺斯道之奧者皆害道之尤者也觀三省之與四勿一唯之與一嘆則顏曾亦何嘗有敏鈍之殊遲速之候邪自孔子歿三千之徒散處他國各傳其教於弟子若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以啟後世清談之弊惟曾子之於子思子思之於孟子淵源相繼得聖門之真傳者一人而已

左傳吳公子札聘于魯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其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



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  
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  
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  
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  
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  
德之所同也見舞象劓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  
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  
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  
修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疇也如地之  
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矣觀止矣

錄曰洪範曰思曰睿周子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不思則不  
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季子棄室而耕所養素定而泰  
伯在天之靈陰有以通其微故未聞樂之先如嶰谷未收葭  
苒未動希聲旣鮮知音實希及其聞樂之後如九河旣通百  
川時至條理脉絡豁然貫通知其若興若亡若美若盛若勤  
若憂若大若細若深而廣若底而至以極於如天地之覆載  
而後已豈其句句而歌之字字而辨之乎蓋以無不通生於  
通微通微生於思夫子不云乎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其平日  
誦說向往欣慕愛樂何等汲汲一旦聞之自有不覺其心融  
之妙而嘆息之深也嗚呼今之誦詩三百尚不若工歌一言



辨以不思而不能通微之故哉然則雖觀亦奚以爲

按春秋書闞弒吳子餘祭與吳子使札來聘同在襄二十九年五月說者謂吳子使札在前而被弒在後夫札固奉使在前至是而使與赴同至魯必當以赴告札而札於致命後必將爲位袒括三踊以盡臣禮顧乃交遊贈答至徧觀周樂而不已此何以故邪孔氏諸儒謂通使之時魯與札俱不知及札去而赴始至故並書於策則札當聞赴急歸而執圭復命於殯矣且更歷齊晉鄭衛間而從容道途掛劍徐墓以自附於古人之誼又何以故邪此書或係舊史錯簡或係先儒承誤當以不解解之爾

季札在魯見叔孫穆子謂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遂聘于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曰鄭之執政後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鱣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



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錄曰夫所謂博雅君子者非但能知己往之故也將來之兆亦莫不知以其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其要皆自無欲中來也自今觀之若齊晏嬰鄭子產衛伯玉晉叔向皆當代殊絕人物而豹也武與舒也鱣與荆與朝也又皆卿大夫之表表者吳雖遠於中國季實邇於仁賢所謂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茲非其人邪使札濫於一國之名寵淫於當時之富貴不得英賢而友之何以令名傳至今弗衰乎雖然尚有聖如夫子嘗聆警咳而言游在魯曾無爲札一介此所以卒於一國之士也

按季子生長東南學無師授徒以天質之厚地靈所鍾出類拔萃觀其歷評周樂樂以聆聲聲屬虛故得之想象舞以察容容近實故斷之不疑實有心解神會且當年車轍所過必知其人必聞其政審音於數千百年之前見事於數十百年之後其智洵非可學而及矣夫好善美德足以優於天下者一不擇人其害遂至不得其死良以所好者未必見德而所不好者適以叢怨耳君子進德修業致福遠害全在擇人夫子教弟子親仁愛衆子張舉君子亦惟容衆尊賢然在己身或不修知或未致則非但不能辨別



善否卽善者亦不肯與親而所與居者大抵皆比匪之類  
卒之其何能淑哉故曰大智在急親賢也

通鑑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連曰不能下也單曰臣以卽墨  
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弗謝而去遂  
攻之三月不克於是懼復見魯仲連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請聞  
其說連曰將軍在卽墨坐則織簣立則仗鍤爲士卒倡曰無可  
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  
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所以破燕也  
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  
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  
之矣明日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乃下

錄曰燭哉魯仲連乎何其切中夫人之心也以樂毅之賢而  
怠於莒與卽墨矧其他者乎古聖賢憂勤惕厲之意所以常  
存天之理而不敢死已之心亦惟恐堅敵之志而懈已之防  
也其是故與

按情氣易乘師老則敵單之不爲敵擒尚襲七十二城之  
餘威藉先聲以懼之不敢輕出然亦危矣夫貴不與驕期  
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生奢則逸驕則怠聖如周  
公驕且不足觀功如郭子儀奢且以自污矧下此者貧賤  
老弱人雖不一無人可施我驕勢位富厚地雖不同無時



可縱我奢左傳知三郤必亡晉史卜何曾無後皆由驕奢並無他故夫錡犇以奪田至以召楚無非族大怨多自取尸朝之禍若何夔不事丁儀可謂卓然能立而獨於節儉之世不啻豪侈乃其子曰食萬錢以致諡云繆醜尋且覆宗貽謀之善作法於涼可不早爲之所邪單當躬不自克然聞言卽悟是以訖有成功蓋滿損謙益聖人著之於經實保身保家之大要也

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王齊王欲爵之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

錄曰魯連之肆志不巳泰乎肆非賢者所願也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至夫婦長幼朋友無不得焉則世烏可輕志烏可肆哉奈之何當連之世以諸侯帝秦忘君臣之義以燕噲讓國背父子之仁以君王后自嫁汙夫婦之禮以惠文立少子亂長幼之序以孫龐蘇張之徒紛紜反覆失朋友之信連之欲蹈東海凡以此耳蓋不待天下士而中人之資已知其不可爲矣

按戰國說士並以詭辭惑亂人主不過爲一身富貴計於斯而乃有敝屣爵賞寧甘高蹈者烏得不推爲一時傑出哉李斯辭荀卿書曰詬莫大於貧賤悲莫甚於困窮當是時高者如魯連下者如虞卿陳軫蔡澤輩皆有睥睨侯王



引道錄 卷之二十一  
九  
之心而斯之智出此故一旦得志慮誹議以燔詩書恐失  
相而立胡亥專意阿徇冀保長享究之出上蔡逐狡兔不  
可復得是不如貧賤困窮之反得以輕世肆志也明知物  
極必衰而終不能自尅良由富貴念重不遑爲身謀爾使  
其智有如魯連之萬一何至重罹慘酷邪

子順者孔子六世孫也魏王聞其賢遣使奉黃金束帛聘之子  
順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雖蔬食飲水吾猶爲  
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  
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以病退其友  
謂之曰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  
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以此觀之不出  
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

錄曰愚觀子順之猷爲智識其諸異乎人者與夫邦有道則  
仕邦無道卷而懷之此孔氏家法也嬴秦之暴不啻焚火而  
燎之原也不可撲遏矧可逝濯乎六國之君不啻燕雀而處  
之堂也不可瞬息矧可久安乎其料天下不出二十年者非  
數也理也非子順則不可與言也

按春秋之時其地當秦之咽喉而足以抗秦者莫如晉表  
裏山河賦車數千乘實爲宇內強國文公創霸雖藉秦力  
以後主盟中夏獨歷七世卽穆公發憤修政不能少有所



加惴惴焉執纛韃惟謹靈襄之世無歲不戰而晉之敗秦  
什常八九倘使晉地不分僅得中主悉力西向秦豈能出  
函關以窺伺山東諸國哉自平王賜岐西之地而秦以霸  
逮威烈錫三晉之命而秦以王周之亡實自亡之也不亡  
於赧而亡於威烈故夫子修春秋託始於隱公而紫陽作  
綱目肇端於分晉二者天下之大關也

齊封田嬰于薛號曰靖郭君嬰欲城薛客曰君不聞東海大魚  
乎網不能上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夫齊乃君之  
水也使長有齊奚以薛為苟失齊雖隆薛之城至齊於天庸足  
恃乎乃不果城

錄曰客之諫嬰賢於戍之諫文遠矣彼鷄鳴狗盜之雄何足  
齒錄孰意有如客者史亦竟失其名哉後世若郿塢金埒之  
營非惟君子所耻客苟有知寧不揶揄於地下邪

按薛近齊地故孟子時齊人將築薛蓋齊滅薛而以其地  
封靖郭君此之欲城豈即滕文所恐之時邪考薛祖奚仲  
為夏禹掌車服大夫自茲受封歷商至周千九百年傳世  
六十四葉三代諸侯莫之與比當時豈得無城且當強鄰  
窺伺之際何不繕城自保逮齊取為已地為屬邑而反欲  
城之何也朱註言宋王偃嘗滅滕伐薛則滕亡似在築薛  
之前又與滕文之言刺謬矣且滕之亡也漢地理志云為



齊所滅水經注並同而竹書紀年謂於越滅滕惟戰國策通鑑作宋滅滕與朱註合蓋此時薛滅已久非至是齊始取其地而城之也孟獻城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文公安得而不恐哉

漢書曹參微時與蕭何友善後爲將相微有隙及聞何薨參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爲相舉事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史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帝怪相國不治事參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曰觀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參曰是也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旣明陛下垂拱臣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爲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錄曰愚觀漢功臣之際其智與否乃吉凶所由殊也夫以蕭曹而視韓彭猶韓彭而視絳灌也史稱曹相國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以與淮陰侯俱又曰韓信已破趙爲相國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于高密夫參與帝同起豐沛若此其故也又與信俱爲相國若彼其尊也而曰屬則屬曰從則從曾無芥蒂信一旦失王顧鬱鬱不得志至羞與絳灌等列然則參之心不但天下已平始



務寧靜畫一雖干戈倥傯亦能不伎不求是以何用而不臧也或曰使參而在呂氏可以無王劉氏得以不危乎曰黃石之說曰陰計外泄者敗是時惠帝懦弱而呂氏方健陰盛陽微大易所謂澤滅木者也使參不戒棟撓之凶而蹈過涉之咎其能有濟乎然則非不知醇酒之廢事天下之有憂也與其泄而敗孰若遜而吉乎厥後宙因賈壽之語遂成滅呂之功參答之之力也史更班馬錄參而舍宙豈非缺乎

按懿侯生平深得老氏之學故其相業一主清淨夫以親故等盧縮戰功並彭越而卒免於猜疑之主忌悍之后保身全名方之蕭張猶爲過之此豈淺見寡識無所本而能然哉儒者言老氏必辭而闢之而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數語漢儒采入禮記本與聖賢之旨有合也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一古墓得道德經全編視其壙志乃項羽侍妾之幽宮故唐傅奕考校諸家同異有項羽妾本世徒知虞姬之節而不知尚有一好文者惜軼其姓名夫至婢妾皆好則當時誦習必多苟漢之功臣皆讀此何至蘓醢桎梏之紛紛哉且使羽而能如妾之好則亦不爲季禽矣若季之勝羽一意能忍此正精乎老氏之學者何待文帝始好之邪

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常燕



引道錄 卷之二十一  
居深念陸賈造之不請直入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  
賈曰足下位上相食萬戶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  
患諸呂少主耳曰然爲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  
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  
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  
樂飲太尉太尉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

錄曰曲逆六出奇計自負已智而猶出陸賈之下何也是時  
慮禍及已當局而逃故不若旁觀者之親切也雖然此說自  
生發之而南宋之書生一反之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  
將能立功於外者其智識正相似孰意二生先後一律邪蓋  
其意則如陰陽晝夜薰蕕冰炭之不相及故其效亦有安危  
利鈍吉凶存亡之所由分爲天下者可不念諸

按以人事君固屬大臣之事觀虞廷交讓師師相引至今  
欽想其風後世避跡遠嫌同升諸公之美邈焉成軼事矣  
非惟下無其人卽或有之在上者目中久不見此盛舉必  
且駭以爲樹黨疑之爲懷私何能取信哉夫同列忿爭謂  
失朝廷大體是將相貴平和衷夫人知之夫將相貴和豈  
將相而外不必和而疑交驩深結爲黨邪結黨蒙蔽自是  
小人之尤小人無黨王安石之於呂惠卿可見未有不爲  
正人窺破者也



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故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顯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

錄曰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卽大農之職也敞之上書能知當務之爲急而且不失人亦不失言可謂能責善者矣

孫寶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須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前大夫爲君除大舍子白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旣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况主簿乎忠聞之甚慚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遂爲議郎遷諫大夫

錄曰時寶尚爲吏而終身之智端肇乎此矣何也夫豺狼尚



矣而城狐之戒不可忽也

謂不競杜

藜藿採矣而猛獸之寃

不可沒也

謂上書救鄭

卒能自保其身且及其孫豈非明智

之士乎

按不遭者可無不為不但乘田委吏不必擇即狗監馬廐聽人付予何心換官若為人師則宜以道自重不當曲意屈躬於此而徇俗焉豈委吏可畧算緡而乘田聽牧畜之肥瘠而已乎然主簿之署忠蚤已心疑之而欲借此以得其情是以始而陰伺繼而遣問忠固留意人材者也迨聞寶言而心慚薦用之恐後亦當於古人中求之其與護前飾非之流明暗相去奚啻天淵哉

鍾皓以篤行稱與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常嘆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同郡陳寔年不及皓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者對曰明府必欲得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兄子瑾亦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遂以膺妹妻之皓常誠瑾以昔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諸儒為之頌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膺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錄曰愚觀膺祖之言似與膺大不相若何也漢自中葉而下





闔宦縱橫故世以危身矯俗放言爲高士苟不然者則芸夫  
牧豎已叫呼之矣是以聖人導民理性裁抑宥佚慎其所與  
節其所偏若林慮者智能自全道無絕物凶邪不能以權奪  
王公不能以貴驕豈非自拔流俗者哉

徐穉家貧躬耕非其力不食然爲人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太  
守陳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延熹二年  
上書薦穉桓帝以安車徵之不至又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  
瓊卒徒步到江夏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皆  
四方名士郭林宗等聞之疑其穉也使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  
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  
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

錄曰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釋之者云肥者寬裕自得之  
意遯者唯飄然遠逝無所繫滯乃爲善也上九以剛陽居卦  
外下無繫應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何往而不利哉斯言爲  
穉設也彼諸名士者旣知玩世簡傲不就徵辟乃不能飄然  
遠引入山之深入林之密自取黨禍甘心戮辱則所謂繫遯  
有疾厲者也曾是而得爲智乎

郭泰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始見河南尹李膺大奇之與相  
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泰唯  
與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或勸之仕對曰吾夜觀



引道錄 卷之二十一  
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容  
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間行遇雨中一角墊時人故折巾  
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  
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  
其他爲人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  
被害唯泰及汝南袁閎得免

錄曰范曄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  
沈阻難徵故親厚之性詭於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  
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  
晦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按君子成人之美而自負名士者則惡人有才慮其或出  
已上而掩已之名以至相軋故拙已則引之十已則毀之  
百已則誰何而不信數語曲盡人世情狀道衡以空梁燕  
泥殞身王胄以庭草無人致禍甚可畏也林宗大雅不羣  
好崇獎士類見人有善惟恐其不充擴惟患其不成就此  
實不殊民胞物與之心與褊忌者大相懸絕所以能超然  
黨禍身名俱泰也耻獨爲君子者可不自警省乎

孟敏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甕  
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異之勸令遊學十年知名

錄曰愚觀孟敏蓋質美未學者也由質美故無牽滯之悔而



遇事能決由未學故有不虞之失而意見殊分一旦就學則彬彬矣此君子誘掖獎勸之不可少也

申屠蟠稟性通敏安貧樂潛不爲燥濕輕重不爲窮達易節蔡邕自擬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隱居精學兼明圖緯郭林宗見而奇之先是范滂等非許朝政公卿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梁碭間因樹爲屋自同庸人家貧傭爲漆工居二年黨禍起罹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中平五年與荀爽橋玄韓融陳紀等十四人共公車徵蟠獨不赴人勸之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及大駕西遷京師擾亂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唯蟠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錄曰史稱申屠蟠見幾明決豈惟幾哉其見道也審矣夫以非許朝政而致公卿之折節以指斥乘輿而成一己之高尚此何等事哉正中庸所謂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知避者也以蟠之通敏故能始則確然免於疑論繼則悠然成其遠圖乃易所謂嘉遯貞吉者也終全高志不亦宜乎

按始皇在位之三十四年焚書三十五年坑諸生其曰非秦紀者皆燒之則是燒者列國之史非歷代詩書典籍也曰非博士官所職敢有藏經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



之則經書百家語特非博士不得藏爾故東萊呂氏曰所  
焚者天下書也博士所職自若也蕭何收圖籍而遺此惜  
哉計戊子歲焚書至甲午入關纔七年詩書尚未湮沒而  
老成猶有可徵也無奈沛公不好儒術不及收博士之藏  
且不急弛挾書之律致羽入咸陽而博士所收盡付一炬  
然則燔書之舉固嬴秦爲首禍而實項氏縱火三月所以  
竟成灰燼何可獨咎祖龍哉

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並顯名於  
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之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  
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劭獨不往或問其故曰太丘道  
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曹操微時嘗厚禮  
求爲已目劭鄙其人不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  
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共覈論  
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

錄曰許劭月旦之評與季野春秋之鑒何其不相及哉子曰  
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聖人之酬世御物盖如此劭旣以  
太丘爲難周仲舉爲少通裁量審矣而何已之不暇顧也以  
操之足智多謀尚未逢時及其末也一崔琰楊修不能容其  
能免禍幸矣豈明哲保身之道哉

晉書皇甫謐沈靜寡欲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



引道金 卷二十一  
真論或勸以修名廣交謚謂人非聖人孰能無存出處居田里  
中安貧躬稼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執掌然  
後爲名乎作玄守論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  
也性形所不可犯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  
所欲哉夫一人死而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笑者以爲益也  
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  
也如廻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  
豈道德之至乎夫惟無損則至堅夫惟無益則至厚堅故終不  
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  
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武帝下詔敦逼謚上疏自  
稱草莽臣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

錄曰哲哉玄晏子不唯得以行乎貧賤且能周乎疾疾免乎  
亂世其學超於清虛志存於禮法旣非流俗可方而視富貴  
如浮雲亦非若人可比三復斯論達於死生有足觀者  
按修名廣交最爲學者通病蓋身不可不修而但曰修名  
則實之不務徒事外求凡可致名之事莫不色取僞爲竭  
力致飾天真日漓矣人不可無友而立意廣交則不及裁  
擇無間親疎凡在聲氣之末無不奔走結納等相標榜全  
無資益矣二者事更相因修名則此爲號召彼自倚依尋  
聲逐影趨之如鶩神交千里之外由聞名而相思也廣交



則邦家必聞更相延譽飲名之輩固多坦懷信物之君子亦往往而有此萊公之薦丁謂以爲不居人下温公之疑新參亦相慶爲得人也雖然爲士者孜孜夙夜切磋輔仁亦惟實之務而已迨實至名歸自爲人望所屬又何必沾沾邀名泛泛務廣哉玄晏默守流芳至今令人向慕當時修名廣交者不少何竟湮沒而無傳邪

韋忠慷慨好學不交當世裴頠數言之於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次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逸民欲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豈大丈夫所宜行邪裴常有心託我竊恐洪濤蕩獄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閭而闕沃焦哉

張翰有清才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於船中彈琴翰就循言譚大相得且問知其入洛便同載去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爲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

錄曰韋子節之辭張茂先也見幾於未動之先所謂果行育德者也是故山下之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若山之未雲水之未波不可及也張季鷹之辭顧彥先也懼禍於旣見之後



所謂險德避難者也是故天地不交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若水之沉溺火之焚灼不可緩也孟子不云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豈非明智之士與

按有四海之名則四海之內皆望之故司馬君實咸願無歸洛而留相天子文彥博富弼拜執政中外皆拱手稱慶蓋屬望如此其殷也然當治平之代固欣吾道之行或世厄陽九事當盤錯亟思求退而勢處不能則亦名爲之累耳漢武責石慶曰君安歸難若此又豈得自便故李泌對肅宗曰臣有五不可留願及今聽臣言時請去亦正此意不然難於求退必如鄧侯多買田宅汾陽極欲窮奢自污而可心良苦矣昔人謂諸葛武侯才過淮陰而訖無成功者淮陰平日無名而武侯名太重也名微則人易之而不爲備以恒情待之矣名重則人屬耳目必極選以與爭衡此事之所以難也故名高者雖在山林畎畝人猶屈指計之肯當權而聽其求安乎

顏含裁智爲衆所推與鄧攸深交嘗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太常馮懷以王導時爲帝師名位隆重百僚宜降禮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豈我有邪德乎嘗論少正卯盜跖



其惡孰甚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克膳盜跖爲甚含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爲甚郭璞遇舍欲爲之筮辭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桓温常求昏以其盛滿不許後請老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賜牀帳被褥大官致膳悉固辭一無所受

錄曰愚觀世之虛望崇而實德病諂諛集而隆禮尊者豈獨一馮祖思哉有如舍者勤兄於旣沒之餘未足爲的而議導於方柄之日確然可準含乎吾知免矣非所稱豪傑乎哉

按卜筮聖王所設自古不廢究之人爲最靈本知趨避若專心致志於卜難免何如其智之譏矣漢河南吳雄葬母不擇地不卜日時識者皆言法當族滅而雄致位司徒子訢孫恭三世廷尉汝陽陳伯敬酷信卜筮家言動輒占問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郵亭年老僅舉孝廉爲太守邵夔所害其驗可見袁安葬父道逢三書生得三公地而董卓之亂以恨紹術族殺袁氏尺口以上五千人大傅隗太僕基並被其害若使此地果應族法當時何羨三公使此地未見族法則三公亦是偶中將何解邪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凡事自有一定無勞著龜之說也



弘治錄 卷之二十一  
唐書婁師德嘗薦狄仁傑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  
天后覺之因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  
人也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嘆  
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  
紛紜師德久爲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智之

錄曰仁傑能知五王而不能知一師德何也易稱或默或語  
又曰二人同心夫妻狄乃心王室本無異也然一則好面折  
廷爭知無不言一則以唾面不拭始終自負其語默各有異  
矣以外之不同若相矛盾而中之所同實此金石此仁傑之  
於師德始雖汎而終乃服亦何害其爲同哉

裴行儉有知人之鑒前進士王勳咸陽尉蘇味道皆未知名一  
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爲托是時勳  
弟勃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賓王皆有盛名李敬立  
尤重之以爲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當先器識而後文藝勃  
等浮躁淺露豈饗爵祿之器楊子稍沉靜應至今長餘得令終  
幸矣旣而勃溺南海照鄰赴潁水賓王反誅炯終盈川令勳味  
道皆典選悉如行儉言

錄曰孔子以瑚璉許子貢若所謂器識是已文王以棫樸譽  
髦士若所謂才藝是已然必金玉其相而後追琢其章若彼  
瓦缶雖有絢然之飾豈廟堂器哉以賈誼之雋邁君子猶病



其志大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况初唐四傑乎故君子益自  
貴重無徒斐然成章而已也

按行儉之論器識僅以爵祿當之豈紆青拖紫者果皆深  
沈渾厚之士乎王勣鉤黨取族味道模稜遠竄知人之鑒  
安在哉且四子中如賓王討武一檄聲電震於聾瞽之餘  
振綱常於暗啞之際廷臣之多四海之大從無一人明斥  
壘罪而賓王獨能倡明馳布至今讀之猶快人意是可僅  
以文藝目之邪盖文章與性道原非殊途器識與文藝亦  
豈二本若以爵祿壽夭定人之高下亦見其識量之卑陋  
已至壘旣讀檄不惟不怒而且歸咎宰相其顛倒英雄之  
智亦非常情可及者也

宋史張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詠旣顯求霖三十年不得一旦  
來謁闈吏白傅霖請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士吾尚不得爲  
友汝何人敢名之乎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邪是豈知世間有  
傅霖者乎詠問昔何隱今何出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亦  
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別去後一月而詠卒

錄曰此與元伯巨卿相似乃誠之相感無乎不至故心之相  
照無乎或違也雖然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矧如霖  
之靜處三十年乎其不爲物誘而能脫屣富貴又可見矣  
畢仲游受知於二蘇最深時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



時政仲游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顧惜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之詩歌贊於賦頌託諸碑銘序記者皆是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天下論君之文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邪官非諫官職非御史危身觸忌以游其間殆猶轉石而揀溺也

錄曰史傳巢谷與二蘇同鄉素與之遊甫昆弟同朝顯貴未嘗一來會及相繼謫嶺海平生親舊無相聞者谷自眉山獨步訪兩蘇於是相驚喜曰此非今之人古之人也夫古之人所以異於今者責善爲重而責善之道明哲爲先苟使二公早因仲游之言資其直諒之益未必天之涯海之角而巢谷之名儋耳之跡不見於史冊矣不思忠告之可嘉輒誇卓行之尤異此錄舍元修而叙公叔亦保身慎言之意也

按君子懷忠抱信旣不得位難以敷陳往往抑鬱無聊托諸言詞慷慨如正則之離騷更生之洪範五行發抒萬一期以自見固可推原其意見諒於時者也乃有心者或反撫爲諷謗免爰雉罹詩人明告我矣文忠寧不審之於素然其忠愛之忱明知不可而不能遏設考亭決筮不遇遯



之同人烏知不朝上策而夕貶死哉夫不能昌言朝堂而徒以文字賈禍明哲固所不爲然或吹毛索瘢而指言語以爲罪則聖仁之代大度之君亦所不樂聞也

邵伯溫雍之子也雍與司馬光二程友善伯溫入聞父教出事諸公熟當世之務哲宗立蔡確旣罷相邢恕自襄州移知河陽間道謁確于鄧謀造定策事時光已卒子康當詣闕恕約康會河陽伯溫謂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且恕傾巧或以事要從之必爲異日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稱確有定策功旣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至河陽連日夜論確功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朝廷命康分析康始悔不用伯溫言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曰康素謂伯溫可托請爲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旣至誨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力學不懈卒有立章惇嘗師事雍及爲相欲引用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謂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邪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猶薦之朝而伯溫願補外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適元祐諸賢方南謫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于咸平見范純仁于潁昌或爲之恐不顧也趙鼎少從伯溫遊嘗表其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



錄曰思觀子文公不但無忝於其父實欲兼善於其友自今  
觀之元祐重臣駢首就戮全身者何人也二程高弟闔門遇  
害保家者何人也動而有悔而名亦隳出而殉人而已先喪  
陷仇怨則人情可惜甘澆忍則物理全乖曷若奮身於治朝  
免禍於亂世邪進之聖門可謂先覺是賢智者不惑豈第以  
盡忠告敦古道目之也哉

按徽宗卽位以日食求言于文公上書欲復祖宗制度辨  
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戒勞民用兵累數千言借宋史不  
載後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公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嘗  
論士大夫當知國體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既爲

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欲薄其罪深得大體梁燾劉

安世疾惡太嚴致貽後日措紳之禍至今以爲名言先避

章惇後拒童貫見幾明決矚然不溜其象賢無忝過小司

馬遠矣

子文公見聞錄云溫公無子以姪康嗣康子植賢而早沒後嗣竟絕天道之不可問如此

近思錄張橫渠問程明道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  
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  
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  
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  
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  
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



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  
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非惟日之  
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  
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  
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  
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與其  
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  
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  
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  
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  
是也今以自私自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  
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  
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思過半矣

錄曰定性一書乃先生深造獨得而非諸儒所能及也夫以  
人之累於外物乃不能收其放心至於定性則無將迎無內  
外合動靜而如一矣其所至妙莫測者莫如廓然而大公物  
來而順應反覆辨証不越乎此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其情  
故又以喜怒哀言之乃直指其所由進之路則自忘怒觀理始  
也篇中大要在明覺自然大戒在自私自用智與顏子之明睿  
所照曾子之定靜安慮子思之誠明謂性孟子之以利爲本



周子之明通公溥無乎不盡此其所以超出千古又何待於著述而後爲成書也哉

按橫渠自見二程後卽撤虎皮罷講坐從此精思力學渙然有得每教人以知禮成性使學者有所持守變化氣質使學者有所消融故龜山楊氏謂西銘推理以存義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程子讀西銘亦稱其能養浩然之氣蓋孟子以浩然名氣張子以太和名易浩然者卽太和之洋溢乎四體太和者本浩然之充塞乎天地惟其太和是以浩然凡人七情之中惟怒爲甚其故起於見理不明則血氣爲之輕動苟其涵泳至而識量高譬如以寸筵而扣千石之鐘固不能使之鳴也人能於未怒之前鏡空衡平旣怒之後雪消冰釋自非智勇兼備者曷克臻此

陸九淵生三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他日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爲宇往古來今爲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進士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



引金  
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與朱熹會于鵞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聽之有泣下者

錄曰愚觀朱陸之學所以異者良由資稟之不同也九淵自三四歲時已窮究天地之所際則其長也安得不主於性朱子則銖銖而累之寸寸而積之及其至也安得不主於學然則二子之所長各有所究譬之聖門曾子之才魯子貢之質敏然同歸於一貫者有夫子爲之點化也時聖人不作諸子各立門墻而無統會依歸之所是以紛紜異同矧及門者又從而咻之不知尊德性道問學聖賢未嘗偏廢初不可岐而二也曷若大道爲公智慮其不切於己也不必異己學慮其無裨於人也不必爲人使當時莫得而議後世無得而非茲非所謂大同者哉不則恐後世之說者愈繁而愈遠矣

按宋世號稱儒者若呂東萊陳同甫陳君舉葉正則輩率



皆人自為師家執一說朱子未嘗深闢之獨至于靜排詆  
 甚力竊意人之入道各隨其材質所近高明之與沈潛  
 不同則致知之與力行自異究之生安困勉其至一也夫  
 吾儒之與二氏判然有陰陽晝夜之分而就彼入門亦有  
 宗教頓漸之別固知大道之在天壤自明而誠由寂而感  
 本懸此兩途以聽人之用力而必欲指為怪妄為吾道之  
 不幸則亦過矣厥後慈湖楊氏潔齋袁氏以及沈煥舒璘  
 之徒大闡其說人競宗之是豈無本而可以欺世者哉至  
 六經皆我註脚亦攻之過激而故作此高視濶步之語毋  
 怪乎謂其慈嶺帶來也

終天味中平

